

夜光杯

你跳过去

高明昌

有三件特别小的事情,我一直记在心里。

我10岁那年,四月中,与母亲从田里回来。走在田埂上,田埂不到一尺的宽度,田埂南面是垄沟,垄沟有一米多宽;北面是河流,河流有十几米的宽度。走在路上,向南看是稻秧,青翠一大片;向北看是河水,河水绿莹莹。我走在前面,母亲走在后面。不多时,看见前面有一位老人,颤颤巍巍地朝我们走来。母亲看了看我说,你跳过去吧。说完,母亲自己先跳了过去,我犹豫了一下说,我跳不过的。母亲却说,跳了才知道。我看看母亲,母亲慈祥的眼光充满期待,跳了,我没有跳过去,却跳进了垄沟,垄沟里的污泥溅了我一身。我哭了,跌跌撞撞地爬,母亲用她的手把我拽了上来,然后拧掉我身上的泥水。对我说,你是男人家,不许哭。

我说筑路人不好,把路筑得太窄了。母亲说,别瞎说,路窄了稻田就宽了,稻田宽了,好多种一行秧,你懂吗?我摇头表示不懂。母亲说,大家有饭吃。此后的我,开始学会让路,给所有人让路,把让路当作了一种开心与幸福。

让路懂了,让其他呢?还是不懂。

春季快到了,村上必然车河分鱼。几天几夜过去了,车河好了,要分鱼了。仓库场的水泥地上,一堆堆的鱼,活蹦乱跳,不时地跳出圈外。大人们捉住鱼后又重新放回鱼堆。不多时,很多的鱼堆后面都站着一个人,意思是等待村上干部发令后,就可以拿地上的鱼堆了。我看见只有三四个鱼堆后面没有人。我急了,问母亲,我们为什么不去排队呢?母亲说不急。后来几乎所有的鱼堆后面都站满了。我不是急了,我是怕了,怕自己分不到鱼了。母亲说别急,大家都有的。我开始怨母亲,这样下去,我们分不到鱼了,即使分到也都是不好的鱼。母亲说,那你就去站吧。我问母亲,我站到哪儿去。母亲说,站到别人不站的地方去。我去了,一步三回头,母亲用手背朝外推着:去吧。

水泥地面上的鱼堆,看上去一样的,但其实是两样的,比如鱼的种类,个头的大小,活跃程度。但母亲说一句话,我就站到了没有人站的鱼堆后面,我发现不少人望着我,像是有人在笑我傻。但母亲信任的眼光告诉我,我不笨的。拿回了鱼。母亲说,河里的鱼,其实都是一样的味道。

我想想也是,就觉得母亲的说法是对的,我的做法也是不错的。

但我还是会不假思索,毛毛糙糙做事的。

有一次,和母亲回家,离开场地十几米的地方,母亲隐约看见家里的门开着,似乎有人影从客厅门里窜出来,这个人影母亲是看清楚了的。母亲一把拉住我,并轻声对我说,停下。我问母亲什么事情?母亲说,没事,别说话。然后母亲帮我转过身去,我转过去又转过来,母亲再次帮我转身,并按住我的肩头,让我动弹不得。大概是过了几十秒钟,母亲的手松了,我转过身,问母亲是啥人?母亲说,没有人,是自己眼睛花了,看错了。母亲揉揉眼睛,说现在回家。但我感觉母亲是有意不点破,我认为家里刚才有贼进来了,应该抓住的。母亲说,哪有什么贼?到家后,母亲点上油灯,让我做作业,自己去灶后烧水,家里与往常一样平静。

这事情过去了几十年,直到今天母亲还坚持说那晚她是头一晕,眼一花,但我始终不相信,我估计母亲是要保护邻居的脸面,毕竟,那时候每个人的家里都很困难,能照顾则照顾。

就这样,童年时,我们的精神被熏陶得相当无私,母亲起了关键性作用。

在江南众多水产鱼群中,黄鳝是个异数,似鱼而非鱼,不是鱼却又像鱼,有些地方索性把它唤作“长鱼”,也对,形态和肉质都像鱼而胜于鱼,在百姓餐桌上实在是一道难得的美味。

黄鳝的美在于它肉质的鲜洁、不柴不腴、恰到好处,虽然有点泥土腥味,但只要烹饪得当,可以悉数排除,在家常珍馐中绝对是排在前列的。尤其是立夏至小暑时节,此物发育得最可人意,多且价廉,与同样发育得丰满的籽虾并列可谓“水珍双绝”。这时节,寻常百姓的餐桌上上一红一黄(红的籽虾,黄的黄鳝)对峙称雄,其余荤素皆俯首称臣矣。民间俗语有云:“小暑黄鳝赛人参”,是时食黄鳝真的大补,于是乎江南人家都会变着花样烹调黄鳝,让暑热损耗的元气得到些许的补充。

黄鳝最喜欢栖息的地方应是江南广袤的水田,因而捕捉黄鳝是水乡农民一大副业。有意思的是,捕捉此物比捕

捉鱼虾便利得多,只需在水田里预先摆放下黄鳝笼子即可,黄鳝哪识得这种进得去出不来的机关,一入此笼即束手就擒,因而一个农民预先摆下数只或数十只笼子,定时收取即可。为防黄鳝情性致死,有经验的农民会在黄鳝篓子里投放几尾泥鳅,小泥鳅不停搅动,黄鳝想偷懒也难。

烹调黄鳝,比较简易的是蒜子鳝筒,红烧清蒸皆可。是时新大蒜上市,市场上成堆出售,正好用来搭配着烹调经典佳肴。遐想着自然和人事总是紧密配合,如黄鳝和大蒜同时登场即是例证,还有重阳时的河蟹与新姜同时亮相,霜降后的青菜与新米也总是达成默契……烹调蒜子鳝筒时也可投放些鲜肉或咸肉,投鲜肉红烧,放咸肉清蒸,清蒸时再投放一把螺蛳,真可谓“三鲜”合一,鲜上加鲜哩。

有人不喜好将黄鳝切成鳝筒,如我母亲生前就忌此物,觉得形如蛇眼,有些害怕,那么不妨将黄鳝加工成鳝片或鳝丝,前者活开片,后者开水烫后划丝。其实从前考究的还有专吃鳝背的,鳝肚的口感差些,在有档次的饭店是不上台面的。现在都不讲究了,鳝背鳝肚一锅炒,谓之炒鳝片。通常加些茭白或菜椒,色彩搭配耀眼,增进食欲呢。

其实相对于鳝片,江南人更钟情于鳝丝,用鳝丝炒一道响油鳝糊,斯为高招。因为这道响油鳝糊是上得了高档宴席的,与炒虾仁等量齐观。响油鳝糊这道名肴的要点是响油,端上宴席时盘子里仍“滋滋”作响,葱姜蒜茸和着鳝香胡椒香扑鼻而来。原来鳝糊炒好后要面上铺满葱姜蒜末,用滚烫的油浇下,那才算大功告成。若一盘炒鳝糊吸酒下饭俱宜,倘若下碗面,做个浇头也极美妙。我自家做这一道菜必分两吃,先啜酒过饭,余下的就隔餐做面浇头,将其吃出个“本钱”。

黄鳝菜肴的极致吃法是脆



石榴红 (剪纸) 孙平

路上巧遇小学同学老郝,他叫了明人几声,明人才依稀从他稀疏花白的头发、多皱而塌陷的两颊上认出这个当年绰号为“小耗子”的老同学来。明人倒是纳闷,都四十多年不见了,这“小耗子”怎么就立马认出了自己了呢?老郝说,我们不是同在童心群吗?上次不是每人都上传了近照了嘛。明人想起来了,是在海外定居的一位老同学先发了自己的近照,蓝老师便也发了自己的,当年魅力四射的姑娘,现在白发苍苍,但精神依然矍铄。屈指算来,她已八十有余。明人也遵嘱发了自己的一张相片。蓝老师逐一点评,说你们当年读书时的模样,我记得一清二楚,看你们都很精神,很健康,我真为你们高兴。

这个童心群,是一位女生发起的。她说她已退休,在街道做志愿者,很想念小学时的老师和同学们,便费了一番功夫,将好多年未见也无联系的同学拉在群里,特别是蓝老师也热情加入了,童心群每天都挺活跃。

明人因眼力不济,又觉微信内容烦乱无聊,对微信朋友圈儿无关注。但这个群,被他置顶聊天,他偶尔发一些发表的文学作品,总是得到蓝老

师和各位同学的点赞鼓励。明人想起念小学那会儿,蓝老师是班主任,并任语文老师。《闪闪的红星》一书出版,蓝老师给大家朗读,声情并茂,字正腔圆,令明人至今难忘。后来,区少年宫分给学校一位小故事员培训的名额,蓝老师推荐了爱好读书的明人。明人感念于此,还将一篇刚发表的小说《微光》推送到了群里,还特意加注道:“是蓝老师,当年给了我文学的微光,我深深感恩。”

蓝老师回复道:“谢谢明人的分享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是你那锲而不舍的精神,才获得今天的硕果。给你一个大大的赞!”

这也引起了同学们的共鸣。

老郝这时说道,你不知道吧,虽然我不太爱微信露脸,但我每天都在看童心群。

明人点了点头,心想,自己也不一样吗?

这几年来,蓝老师早晚都会在群里发一句问候和祝福的话,总有同学积极响应,亲切回复,共祝健康快乐。

在海外定居的一位同学全家中招,提前感染了新冠,蓝老师第一个关心嘱咐他保重身体。有一位老同学热衷于公益,有一

每日祝福

安凉

新踩出来的道肯定是条捷径。人都喜欢走捷径。

捷径与一般路径相比,起点与终点是一样的,只是过程不一样。

愚公移山,就是想整出一条捷径来,进出不用再爬山。

走捷径为的就是省时间省体力。在南方,方田太绕,因而收割完的地里马上会踏出一条条所谓的近路;在东北,封冻后的江面即成为更高效、更快捷、更优质的路径。

遵循衢之大道兮,求捷径欲从谁? 遵循康庄大道才是正路,若寻邪僻小路将跟谁做伴? 走捷径的另一层意思是不循常规,绕开某些环节达到目的。古人云:“天道忌巧。”这种捷径快是快的,往往走不远、走不远,说不定通向的还是绝境。所以说,努力才是硬道理。

恢复高考时,比我大的老三届学长们稍作复习就能上阵,比我小的有了初中基础,也能应付难度不算大的试题。我这个六九届毕业生就不行了,说白了就是个小学生,试卷在手,两眼一抹黑,小学生考大学,不是走捷径? 特殊年代曾有过的做法。我没着道,修行远远不够。

于是规规矩矩上夜校,读了初中读高中,然后再参加全国统考,这才跨入大学课堂。我毫无怨气,基础课反复读了那么多次,不白读,有些知识夯得比走捷径者实。曾国藩考秀才足足考了九年,相比之下,我提前了好多年。

西游记的取经路线为何不走西南捷径,偏偏从大西北绕了一大圈才到达西

也谈捷径

詹超音

天雷音寺。后人分析,走西南虽是捷径,但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。悟空脚一蹬就能过去,悟能、悟净也没有问题,问题是玄奘没那本事,所以不得不绕圈,多行了万里。绕那么远的道,说明取经之艰辛,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故事。

婚介让众多婚姻走了捷径,但半路散伙的概率也比较高。相反,历经挫折终成眷属的婚姻通常都能相守到老。

不是所有的捷径都走不得。早些年,见儿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异常艰难,应聘了不知多少家,连他自己都说自己面试成“面霸”,就说把厂子交给他,让他去管。儿子说,交给他,就把厂卖了。捷径不要,偏要自己创业,绕是绕了不少路,而今靠自身修成了詹老总。自己闯出来的路走起来的感觉不一样——踏实。

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曾写道: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,尔不可求名太骤,求效太捷也。熬过此关,便可少进。再进再困,再熬再奋,自有亨通精进之日。

不急躁不求捷径,小火慢炖,将事情做到极致——这是对儿子的教诲,也是这位晚清名臣的人生。

前几年去山西旅游,在太行山上听导游说:那是王屋山。此山不是被愚公移走了吗……我没去质疑,励志故事,何必当真。培根曾说,人生如同道路,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。走过弯路的人定会理解。没尝试过的最好引以为戒,不要被捷径所迷惑为好。



不动声色的朴树

管苏清

一到夏天我精神头特别足,可以雨中拍新荷绽放,屋檐下啃大块西瓜,大排档拉友喝冰镇啤酒,尤其喜欢看单位东大门外两棵不动声色的参天大树。

它俩潇洒苍劲,就是天冒火,仍像哨兵似的挺立着。在我眼里,这是两棵最美的树,枝叶一簇堆着一簇,不留一点儿的缝隙。这是什么树?我问了很多人,不得其名。心中始终放不下,有一天战友相邀共游天目山,原始森林中处处见到相同的身影,才知道它叫朴树。其为落叶乔木,树干可达五六层楼高,南方多见,喜立于路畔溪边。形象虽平凡朴实,却使人领略到自然的力量。

日常上下班进出大门,从它俩身边走过,我总会看几眼,有时停下脚步,拍几张照片。春天,它碧绿的新叶在微风中絮语。深秋,叶子随风而落,像金黄的蝴蝶在天空中飞舞。冬日,朴树掉光了叶子,依然立于严寒之中。

来来往往十多年,光阴似箭,从军营到政府大院,一步之遥,一日之变,人生从此拐了个大弯……在这里,学习更加自觉,对社会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,看人看事认识更深刻,交了一些知心朋友,人生多了不少快乐。

一年四季,朴树总在我的视线中,这么多年早晚看见它们,偶尔会觉得有说不清的寂寞。我也会寂寞。工作中碰上一些无厘头的事,心情会低落。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。要抵挡寂寞的侵扰,需要一种心力相抗衡——比如回忆一下往事,梳理一下思想,观赏大自然……做想做的事,见想见的人。

今年“五一”回家乡盐城,给大姐过80岁生日,触景生情。年轻时,大姐是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,响应号召到农村大有作为,以自己的一生唱了“一支难忘的歌”。如今大姐已享女儿及孙辈福,在城区中心的品质小区生活,无忧无虑,这让我们做弟妹的也放下了心。

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人喜欢参军,我上小学时的人生目标就是扛枪卫国,直到今天我也不后悔青春的追求和付出。以至于如今还延续着一个习惯,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,读一本书,写一篇文章,或者一次旅游,我都把它诗意化,带着一种期待,怀着一种激情,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,以获得生活美妙的感觉。

火热的夏天,是我人生伊始之季。我喜欢全身心地投入生命,激发生命达到酣畅淋漓的状态,就像朴树一样在大地上留下真实的身影……

阵子受了点委屈,又是蓝老师最先微信开导她,说她做善事,做好事,好人必有好报。

老缪说,我有一阵子很消沉,但我坚持每天读蓝老师的微信。你看她多乐观呀,她都八十多了,身体有病,出行也不便,据说,她的老伴几年前也走了。她还是那么开朗。“你也该写点什么,代我们谢谢蓝老师。”

“有蓝老师每天的祝福,我们仿佛还在童年里行步。祝愿各位老同学童心犹在,祝愿蓝老师青春永驻。”

那天早晨,明人在童心群发出了这条信息,同时在心里念叨:“谢谢您,蓝老师每天的祝福。有您的祝福,日子就是美丽的。”



多棱镜

七夕会

一般居家不会去鼓捣这道功夫菜的,在江南尤其在无锡,有没有脆鳝,是衡量酒宴高档与否的一大标准。当你走进宴会厅,看到宴席上团团围着的冷菜中突兀一座“宝塔”高耸,那“宝塔”就是脆鳝。那脆鳝真是显眼讨喜,互相搭配着架起了一座油亮亮的“宝塔”,上面点缀着嫩黄的姜丝,很是中看,傲视席间。那充分显示了酒宴的档次,取而食之,松脆适口,但真正的黄鳝的鲜味却消弭了许多,有人会觉得不是嚼了炭棒? 就算会同嚼炭,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,乃知人的饮食体验是需要多种多样的。

与无锡咫尺之距的苏州,是没有脆鳝这道功夫菜的,有的只是脆鳝的姐妹篇——爆鳝。将鳝丝油炸到恰宜,再用卤汁细调,这鳝丝就变得入味适口,是爆鱼的递进版,倘用作面浇头,这面是高出一筹的,倘用鳝卤拌面,叫做鳝卤拌。江南人引用做人糊里糊涂不负责任就讥之为“鳝卤拌”。

美食

